

風坐真家門女



唐风晚唱之一

风尘豪门女

王鸿儒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 戴美莹
封面设计 张炳德
封面题字 戴明贤
技术设计 施德端

唐风晚唱之一

风尘豪门女

王鸿儒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贵阳黔春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44 印张 90 千字

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7—221—03337—4/I·532 定价:3.60 元



1993 年春摄于黔灵山弘福寺

作家小传

王鸿儒，贵州福泉人，生于1943年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贵州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。196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，1980年结业于贵州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文艺学专业。现为该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，副研究员。主要著作有：《蹇先艾评传》、《作家笔耕录》、《风雨征程》及长篇历史小说《盛唐遗恨》、《大唐歌妓》、《唐风晚唱》等。

内 容 提 要

天宝年间，大唐开国元勋徐茂功后人徐知常家道中落后，拜师学艺，成为琵琶高手，被京兆尹王锬延聘为女儿雪雪的琵琶教师。日相过从，雪雪爱上了徐知常。王锬得知二人恋情，逐走徐知常，雪雪深陷痛苦，发誓不嫁。不久，王锬为杨国忠构陷身死，其子王淮流落坊间，雪雪沦入风尘。在一次斗声乐大会后，雪雪与知常重逢，岂料知常已出家为僧，且当了安禄山派至京城的坐探。雪雪得知实情，绝望之际，为避免京兆少尹崔光远的纠缠，遂做了驸马程康的外室。为昌乐公主侦知，逼令其饮下鸩酒，被妙如师父救活，便削发出家，做了尼姑。次年，安史之乱爆发，长安陷落，徐知常已是叛军副帅。雪雪对其晓以大义，劝其反正。为救王室宗亲，徐知常身陷囹圄，被雪雪救出，遂联络崔光远等，围攻留守衙门，反出长安。两京收复，徐知常在前线为崔光远所害；雪雪趁被召见之机，手刃仇人，报仇雪恨，然后自杀殉情。

目 录

1. 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平康坊名妓雪雪，原来竟是一位豪门小姐

2. 斗声乐大会后，京兆少尹崔光远将她接至张家楼。他待她那么好，原来是想让她做他的外室

3. 筵席之间，她见到了昔日的恋人徐知常，可是他已出家为僧。一场多么难堪的会见……

4. 她在禅房里找到了他。一场欢爱之后，他说：我不是个好和尚，我根本就不就是个和尚！

5. 程駉马的话使雪雪惊呆了：原来徐知常是安禄山派来京城的坐探！绝望之中，她做了程康的外妇

6. 昌乐公主找上门来，她被迫饮下鸩酒。妙如师父救了她，从此，真化庵中多了一位女尼

7. 长安失陷，王淮引领叛军劫掠民女；敲开真化庵门，面对立在眼前的妹妹，他惊呼：你是谁你不是死了吗你是鬼？！

8. 再度相逢，徐知常已是叛军副帅。他说：我很后悔，早就后悔了，安禄山不过一介枭雄。雪雪说：只要你放下屠刀，我可以脱这件袈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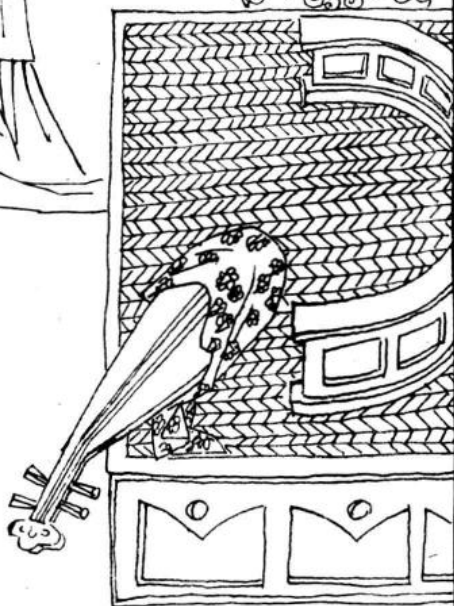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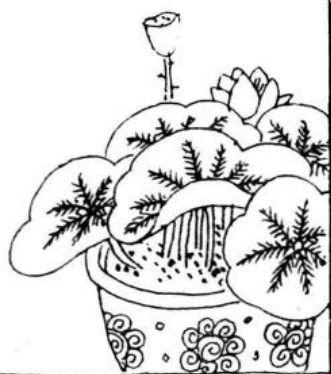
9. 徐知常身受缧绁之苦。半夜里,雪雪来到了他的身边。他获救了。当夜,率领反正的将士围攻留守衙门

10. 长安收复,他们又在琵琶声中聚首。不久,徐知常在前线遇害。崔光远以为雪雪已为他擒获,白光闪过,一柄尖刀已透入他的胸膛











1、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平康坊名妓雪雪，原来竟是一位豪门小姐

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”岁月不居，哪有世代不易的繁华？！

长安名妓杨雪雪从京兆府侍宴归来，好深的感慨！

真的，今日筵席上的权臣贵要们，连同京兆少尹崔光远本人，谁不知道名满京华的她，——弹得一手好琵琶的雪雪，就是前任京兆尹，御史大夫，朝廷堂堂三品大员王锷的女儿！

昔日豪门小姐，今日风尘弱女，乾坤颠倒了，你说这是前世的果报，还是今生的冤孽？她回答不出。但是盛极而衰，穷通易位，她看出冥冥之中似有一种必然。

王家，原是河东太原府的望族。雪雪的祖上方翼公当年随太祖李渊起兵，成为一代名将；隋灭唐兴，敕命为夏州都督。还说是五世而斩，其实，传至乃父王锷这一辈，亦不过三世而已。

三世，即败落下来。用怡春院假母杨嬷嬷的话说：那真如大厦倾圮，一败涂地……

“小姐，”没旁人的时候，丫环翠儿一如当年这样叫她，“你看——”

她透过翠儿撩开的帘幕往外看去，原来车轿已经离开京兆府所在的光德坊，驰过了太平坊西南角上的温国寺，触目之处，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府邸。

那便是她们家被抄没前的住宅。

高耸巍峨的乌头门前，有白条石砌成的玉阶，左右立着两只足踏绣球的石狮；门楼上，飞檐斗拱，琉璃鸱吻。门上有铺首衔环，两侧壁上，各嵌了一面山水砖雕。围墙起处，安一只铁环，环下卧一条

青色长石，那是父兄上朝常踏的上马石。单看这门楼，即可想见王府昔日的豪富。而今，门前钦赐陈列的桀戟，早已拆除；双扇大门黑漆剥落；原来金光灿然的四行泡钉，所剩无几。门庭冷寂，不知换了谁家；物是人非，只留给路人以沧桑之叹。

“小姐，”翠儿瞧着面无表情的雪雪，遂放下帘幕，说：“新住的人家，也不拾掇拾掇，以至破败至此。”

雪雪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户人家，兴许是对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！”翠儿睁大了眼睛。

“翠儿，你知道，我们王家原先也并不住在这里。”

“奴婢当然知道，我们原本住在城南安乐坊；老爷后来造了这座新府邸，旧居就捐作真化庵了。老爷那时还上了一道《请舍宅为庵表》呢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，但这新宅我们又住了多久？”

“从叔老爷犯事，祸及老爷那天算起，往前推，恰好三年！”

“可这府邸，咱们搬进去之前，也不姓王，……”

“姓什么？”

“姓韦。那原是当今太子妃兄韦坚的宅第。韦坚做过刑部尚书，天宝六载，李林甫相公说他‘交构东宫，图谋不轨’，被皇上赐死之后，这宅第便赏了老爷。我们家不过是大大扩建一番罢了。再往前，徐先生祖上还住过呢！”

徐先生名知常，曾是小姐当年的琵琶教师，翠儿当然知道。她想了想，也一声叹息，说：“想起来，也真没意思。再好的府邸，也只是客馆。”

雪雪眼帘一闪，黑白分明的眼睛有了光泽，点头赞道：“就是这话。翠儿，你可知道，昨日我读《汉书》，上面便有个故事……”

车轮滚动起来，车轿顺着皇城前宽阔的大街缓缓地摇向东市。雪雪一边说：“……西汉时候，有个大官名叫盖宽饶。有一天，皇太子的外祖父巨宅落成，请他赴宴。别的官员为了巴结皇亲国戚，说

了许多恭贺的好话。盖宽饶却高兴不起来，他看着新居的雕梁画栋，天窗绮疏，叹道：‘美哉，然富贵无常，忽则易人，此如传舍，所阅多矣。唯谨慎为得久，君侯可不戒哉！’你瞧，人家也把华屋广厦比作‘传舍’；那时的传舍，便是如今说的客馆。咳，谁不是住上一阵就起身了？”

“难怪小姐喜欢杜少陵那句诗：富贵何如草头露！”

“论起来呢，皇上对我们家算开恩的了。叔老爷家，人死了不说，堂哥哥，堂妹妹，连我叔娘一起都发配岭南，三年音讯不通，也不知是死是活！”

“都怨叔老爷，好端端的户部郎中做着，偏去与那个什么邢家公子密谋造反，这不，一族人都让他坑了！”

“过去的事，不说也罢，”雪雪抬起头来，感到一些憋闷。撩开窗帘，见皇城雪白的粉墙，正反射着午后的阳光，格外眩目刺眼。天气燥热，久旱不雨，大街上行人寥落，只有朱雀门前的金吾卫士，挺戈执戟，泥雕木塑般，把守着城门。柳荫下，两名太监正挥动藤条，驱赶不知从何处流来的饥民，大呼小叫，还可听到妇孺的哀求与哭泣之声。

雪雪目不忍睹，放下帘幕，神色黯然，说：‘这天，已二月不雨了。’

“不是说京兆府准备开仓赈灾？”翠儿问道。

“没有皇上的旨意，崔大人哪敢放粮。”

“天旱两月，皇上难道不知？”

“听崔大人说，皇上如今专宠杨贵妃娘娘。李相国大前年死后，朝政都让杨国忠操持。这位杨相国不知在哪儿弄了一把禾苗，送进宫去奏报，说是天虽干旱，而禾稻长势尚好。如此欺君罔上，崔大人虽有不满，也不敢抗违他，便打算在二十四日举行一次斗声乐大会，献演祈雨。”

“小姐的琵琶可派上用场了。北里的姐妹，谁能赛得过小姐

啊！”

“这次可是与教坊赛呢，皇家的教坊，高手如林。翠儿，你没听说，雷海青是琵琶国手吗？”

“咳，徐先生要在这儿，就好啦！”

“知常？！”雪雪心里一悸动，情不自禁地呼将出来，“有他在这儿，那还犯什么愁呢？教坊那头的人，狂劲儿也得收敛几分。可是，他，不会再回来了，不会……”

他怎么还会回来呢？当年，就为了他们那一段恋情，老爷发了怒，将他撵出了长安。他一定伤透了心，如今小姐又沦落风尘，他还回来做甚？！

翠儿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迟疑着，问道：“小姐，奴婢听说徐先生回到范阳，出家了？！”

“都那么说，但是，”雪雪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信。他这人，将门之后，骨子里都是入世的，怎会出家？……”

“小姐，我们不说他了，说也白说，”翠儿知道，谈起徐知常，小姐心里会灼痛，别看她象谈别人的事一般，其实是做假。她换了话题，说：“照这样看来，京兆府岂不是输定了？”

“也不一定吧，”雪雪说：“崔大人告诉咱们北里的姐妹，要尽其所能，登台献艺，万一赛不过教坊，他还让人请了一位高手。到时候，说不定能拔它一个头筹！”

“谁？！这么大的能耐！”

“听说是范阳来的女郎，还是程公子去请来的呢！”

“程爷？！”翠儿恍然道，“难怪他这趟买卖做回来，就再没进过咱们怡春院，原来是有了新人呀，哼！”

“公子想必是店铺里的事忙不过来了，不然……。”

“小姐还护着他呢，你不见这些日子嬷嬷脸子拉的多长了？这可是个有钱的大主儿，从前对小姐又那么好，他若是忘了小姐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